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中国新疆少数民族原创文学精品译丛

张新泰 主编

天 平

乌玛尔哈孜·艾坦/著

哈依夏·塔巴热克 丽娜·夏侃/译

新疆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天平/乌玛尔哈孜·艾坦著;哈依夏·塔巴热克,丽娜·夏侃译.—乌鲁木齐:
新疆人民出版社,2013.8

(中国新疆少数民族原创文学精品译丛)

ISBN 978-7-228-16895-8

I. ①天… II. ①乌… ②哈… ③丽…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69049号

◎ 出版统筹 刘光宏 李颖超 刘 巾

◎ 责任编辑 刘 巾

◎ 装帧设计 雅集书坊/王瑄+谷雨



出 版 新疆人民出版社
新疆人民出版社

地 址 乌鲁木齐市解放南路348号

邮 编 830001

制 作 乌鲁木齐捷迅彩艺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 北京顺诚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00mm 16开

印 张 20

字 数 290千字

版 次 2013年12月第1版

印 次 2013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3 000册

定 价 40.00元

中国新疆少数民族原创文学精品译丛 编委会



- ◎成 员 石永强 古力先·吐拉洪
张新泰 阿不都热合曼·艾白
刘 宾 马雄福 买买提江·马合木提
程 春 张新革 范文诚
狄力木拉提·泰来提 刘光宏

◎主 编 张新泰

◎策 划 张新泰 刘光宏 范勇胜 李颖超

译稿审定组

◎组 长 刘 宾

◎副组长 狄力木拉提·泰来提

◎成 员 叶尔克西·胡尔曼别克 张宏超

马品彦 巴赫提亚·巴吾东 索苏尔

赛娜·伊尔斯拜克 佟进军

中国新疆少数民族原创文学精品译丛

维吾尔族作品

- 麻赫穆德·喀什噶里 ● 帕尔哈提·吉拉/著 铁来克/译
不朽的生命画卷 ● 哈孜·艾买提/著 狄力木拉提·泰来提/译
毛拉翟丁——阿凡提 ● 赫威尔·铁木尔/著 张宏超/译
怀信可汗 ● 艾拜都拉·易卜拉欣/著 狄力木拉提·泰来提/译
魔鬼夫人（上、下） ● 亚森江·沙迪克/著 姑丽娜尔·吾甫尔/译
跨越天险 ● 巴图尔·肉孜/著 狄力木拉提·泰来提/译
被风沙掩埋的古城 ● 买买提·吾守尔/著 狄力木拉提·泰来提/译
白杨树下 ● 阿拉提·阿斯木/著译
福与祸（上、下） ● 加拉力丁·巴合拉木/著 狄力木拉提·泰来提 玛依拉·吾布哈生/译
滔滔多浪河 ● 艾合坦木·吾买尔/著 哈力甫·哈力克江 玉素甫·艾沙/译
晨露 ● 热孜玩古力·于苏普/著 阿曼古力·努尔等/译
松柏之墓 ● 阿不力克木·艾山/著 狄力木拉提·泰来提/译

哈萨克族作品

- 天平 ● 乌玛尔哈孜·艾坦/著 哈依夏·塔巴热克 丽娜·夏侃/译
天亮又天黑 ● 叶尔克西·胡尔曼别克/著译
博坎传奇 ● 夏木斯·胡玛尔/著 姚承勋/译
脱列府的终极迁徙 ● 夏木拉提·哈木扎/著 阿里/译
盘山路 ● 夏木斯·胡玛尔/著 塞里克·加合曼等/译
原野飞雀 ● 朱马拜·比拉勒/著 哈依夏·塔巴热克/译
内初班的日子 ● 乌拉尔·库尔曼江/著译
一张牛皮的故事 ● 孔盖·木哈江/著 阿里等/译
蓝色梦想 ● 阿不都/著译

各民族作品选

- 新疆维吾尔族中短篇小说精选 ● 马雄福 狄力木拉提·泰来提等选编
新疆维吾尔族诗歌散文精选 ● 马雄福 狄力木拉提·泰来提等选编
新疆哈萨克族中短篇小说精选 ● 马雄福 阿依努尔·毛吾力提等选编
新疆哈萨克族诗歌散文精选 ● 马雄福 阿依努尔·毛吾力提等选编
新疆柯尔克孜族文学作品精选 ● 马雄福 萨黛特·加马力等选编
新疆蒙古族文学作品精选 ● 马雄福 策钦巴雅尔等选编
新疆锡伯族文学作品精选 ● 马雄福 傅查新昌等选编
新疆塔吉克族文学作品精选 ● 马雄福 狄力木拉提·泰来提等选编
新疆人口较少民族文学作品精选 ● 马雄福 阿依努尔·毛吾力提等选编

新疆少数民族文学的春天(代序)

张新泰

新疆,中国西部之灵壤,这片多情的土地自古以来就是我国多民族聚居的地区,众多的古老民族曾在这里繁衍生息。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各民族唇齿相依、命运与共、团结和睦、互相帮助、互相影响、互相融合、流血流汗,共创璀璨文明,共同为祖国繁荣、金瓯永固、社会经济文化昌盛做出了不朽的贡献。

新疆是历史上四大文明的唯一汇聚地,文化多元和文化交流是新疆文化的两大特质。在这块土地上,文学如山泉般汨汨溢出,自然流畅、清冽甘醇。汲取着这块土地精华的新疆各民族作家情不自禁地拿起手中的笔,书写这块土地的神奇,书写这块土地上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书写这块土地上的人们敏感细腻、宽广辽阔的心灵世界。

在这民族文学的大花园中,各民族创作的大量优秀文学作品,以昂扬的民族精神、独特的民族生活,为维护国家统一、加强民族团结、发展繁荣社会主义多民族文学创作,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融合促繁荣,交流添活力。在现阶段,如何将少数民族作家用母语创作的文学作品及时翻译介绍给全国各地的广大读者以至世界各国的读者,如何将汉语文

学作品翻译介绍给各兄弟民族,是各民族文化交流中影响深远的大事。少数民族文学翻译工作是沟通各族人民思想感情的重要桥梁与纽带,传承、交流、融合、创新,现代文化的引领,给盛世中华的新疆少数民族文学带来了一个万紫千红的春天。

30卷本的《中国新疆少数民族原创文学精品译丛》(以下简称《译丛》)就是献给这个绚丽春天的一束美丽的花朵,它是新疆人民出版社的国家“十二五”时期重点图书出版项目,同时又是国家出版基金资助的重大出版工程项目。收录有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蒙古族、塔吉克族、乌孜别克族、俄罗斯族等民族的母语翻译作品。这是第一部囊括了新疆十几个少数民族的文学作品集。整套丛书包括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等,展示了新中国成立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新疆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主要成就。

新中国成立以来,新疆各少数民族文学由民间文学向作家文学转向并获得了蓬勃的发展与长足进步,同时成长起一支初具规模的优秀的民族文学翻译工作者队伍,向国内读者译介了一大批各少数民族优秀的民间、古代、近现代和当代文学作品,其中有些作品还经由汉文译本转译为外文,广泛介绍给世界。这对于增进国内外对新疆各民族及其文化的了解和认识,增进对各民族繁荣进步的历史进程的认识,进而增进对党的民族政策成功实践的认识,都发挥了不可低估的重要作用。

但是,由于过去翻译力量的不足,民族间文化交流不够广泛,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少数民族文学的传播和发展。随着国家文化政策支持力度的加大和对少数民族文化的高度重视,这种现象逐步得到良好的改善,为少数民族文学翻译提供了契机,奠定了基础。

出版《译丛》，能够深入挖掘新疆少数民族作家，使一大批用母语创作的少数民族作家在继承本民族文化优秀传统与特色的同时，学习和融合其他民族文化的精华，从而不断提高创作能力、艺术修养和文学素养，激活民族文化和促进民族文学的繁荣。

少数民族作家用母语写作，可以原汁原味地反映本民族的生活，得心应手地表达本民族人民的思想感情。但很多优秀的少数民族文学作品因为语言的局限，不能有效地传播本民族文化，因此，将优秀的少数民族作家的作品翻译成汉文介绍给读者，是一件功在千秋的大事。这批翻译作品会成为世界了解他们的一个窗口。对于进一步加强各民族间的交流和相互理解，在维护民族文化的多样性的同时又加强思想、观念、行为方式的跨文化传承，对于维护国家统一、增进民族团结与和睦、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和进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都具有重要作用。

我们期望这套丛书能够成为国内图书市场上独具特色的品牌，成为当代少数民族作家的“经典文库”，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评论家和学者们提供有价值的文本依据。

同时，我们还期望《译丛》的出版能团结起一大批有志于从事少数民族文学事业的专业和业余的作家、翻译家，齐心协力，持之以恒，共同推进我国少数民族文学事业的繁荣与进步。我们更加期望广大读者通过阅读这些作品，了解新疆的少数民族，从而使运用母语创作的作家，突破本民族读者范围，走出新疆，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为了遴选少数民族优秀文学作品，我们首先与自治区文联、自治区作家协会、自治区翻译家协会联合，筛选出近20位各民族作家的个人优秀作品和上百位作家的各民族多人作品合集，并集中了一批优秀的翻译

队伍,力求在编辑出版30卷作品的基础上,对新疆少数民族母语创作的作家、作品进行深入调研,以掌握母语创作作家、作品、翻译、刊物的状况,进一步完善作品推荐程序、翻译作品的保障机制等工作,使少数民族文学翻译事业更加有序健康地发展,将更多更好的少数民族母语精品力作通过高质量的翻译呈现给广大读者。

《译丛》的出版能够加强对少数民族文学翻译和编辑人才的培养,推动各民族的文学作品译介,推动文学作品的汉文与少数民族文字互译工作。对于读者了解新疆,认识新疆,对于促进民族间的交流都具有积极的作用。

《译丛》是繁荣新疆文化的一项具有开创性的工作,对各民族文化的交流和少数民族文学翻译队伍的成長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是第一次以新疆少数民族作品汉译本的形式出版,填补了新疆出版业的一项重要空白,也使少数民族作家亲身感受到改革开放的成就和党对少数民族的关怀。

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我们将以此为契机,继续策划、编选、翻译出版更多更优秀的少数民族原创文学精品,奉献于读者,奉献于社会。我们期待《译丛》一花引来百花开,一同汇入祖国百花齐放的春天。同时我们也希望通过这套丛书使更多的人关注、关怀、关爱少数民族文学这块沃土,使其在共同辛勤的耕耘中欣欣向荣、生机盎然、繁花似锦。

目 录

新疆少数民族文学的春天(代序)	张新泰	001
第 一 章		001
第 二 章		013
第 三 章		030
第 四 章		035
第 五 章		054
第 六 章		073
第 七 章		119
第 八 章		162
第 九 章		186
第 十 章		214
第 十 一 章		230
第 十 二 章		252
第 十 三 章		282
第 十 四 章		287

第十五章	293
第十六章	300
编 后 记	308

第一章

“时而拥有,时而又失去;时而枝繁叶茂,时而又残叶败落。唉!生活啊!这是怎么了?难道残垣断壁上的土坯都朽了吗?”夏克依达心里这么想着。

当年,能工巧匠们曾经精心抹上去的墙坯已经面目全非了,连一点痕迹都没有留下。戈壁滩上的厉风啊!你一刻也没有歇息过,成天呼啸个不停,你是不是长着一副钢嘴铁牙呢?你连坚硬的墙坯都能啃噬掉,只留下黏附在墙面上的那些细小的石子儿。

只有经过风雪霜洗礼的坟冢,才会呈现这种破败的样子。当然,躺在那里的人,早已经死了,已经失去了反抗能力,任由狂风侵蚀,雨水冲刷,积雪掩埋,他哪儿有能力抱怨,并做出些许反应?

总有那么一股风从这儿呼啸地刮过,也不知道是几级风。风是什么东西啊?是什么模样?谁见过它?但是,只要看到草尖瑟瑟发抖,我们就可以知道风的存在。这时,突然有什么东西在自己身后“啪啪”作响,她扭头去看,原来是前边那扇敞开的矮门栏上的一根破旧的横木条,犹如手风琴的琴键,开开合合地在风中歌唱。校园里一片狼藉,一团团乱糟糟的棉花和烂布条在地上飞

舞旋转。真主啊！窗户玻璃居然能变成这个样子！雨水和阳光给它涂上了一层灰不溜秋的颜色，窗框的木条也耷拉了下来，墙面上满是斑驳的痕迹，院子一隅长着的十来棵小树，也只剩下了一些枯瘦的枝条。那些枝条哪儿会安静地待着，它们就像一条条毒蛇一般扭动着身躯。多么萧条啊！她突然想起刚才坐在拖拉机上时，曾经看见一位拄着拐杖的老奶奶，佝偻着身子颤颤巍巍地拐进了一扇大门里。

这时，一个骑着马的人向这边飞奔过来了。那匹马的额头上有块白斑。这不是那匹玉顶枣红马吗？夏克依达想起来了。骑在马背上的是个风华正茂的年轻人，他身下是一副质地很好的马鞍。一眨眼的工夫，他已经飞奔而过！“这可怜的生灵是一匹好走马啊！”她心想。从这户那户的院子里跑出来的狗也没有能追上他。

“这个年轻人究竟是谁呢？可能是个头头儿吧！”她一直以为只有公社和队里的干部才能骑上这样的好走马。“这个野小子多年轻啊！”她心里想道，但马上又后悔了，因为库德热也曾经是个“野小子”啊！这时，她已经走到了一户院子的门口，院子里会不会有狗啊？她想起刚才有一只长着一身长毛的狗，就像被人抢走了自家的东西一样，声嘶力竭地追着骑马的人奔出了这个院子。它该不会跑回来了吧？她转身朝后看去，只见那个乘骑的人犹如天上的一颗流星，正从自己的视线中消失。刚才还在自己的身后，现在已经跃到了自己的前面，并变成了一个小黑点儿，越来越远。他会回来吗？面前依旧是满目萧条，不远处，弥漫在树林前边十字路口上方的灰尘已经在渐渐飘散。那群狗毫无收获，三三两两地各自走开了。而那只花狗好像找到了什么东西，正低着头蹲在芨芨草丛前面拼命地啃咬着。

夏克依达走进了院子，来到敞开的房门前时，看见拄着拐杖，低着头，坐在屋外床榻边上的一个老奶奶。对她的到来，老奶奶毫无察觉，像一棵歪斜的老枯树，只靠枝干支撑主干一样，靠那根拐杖支撑着身体。按照哈萨克民族的礼仪，女人是不能站在门口的，她又不能唐突地问是否可以进去，但她还是轻手轻脚地迈进了房门。毕竟是活人，可怜的老奶奶好像感觉到了什么似的抬起了头。

站在老奶奶面前，夏克依达没有说出什么像样的问候语。可怜的老奶奶

自顾自地回答着,都是些套话:“真主保佑,托安拉的福,我还苟延残喘地活着。”然后,指指自己的右边示意她坐下。当夏克依达坐在那里时,老奶奶的话还没有说完。偶尔还会说:“托孩子们的福。”还不忘加上一句:“胃口不错。”要不是突然想起了自己手上还拄着拐杖,唠唠叨叨的问候语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打住。

“从去年开始,我也去不了夏牧场了,我这要命的膝盖啊……”

夏克依达以为老人认出了自己,想说点什么,却看见老人双手拄着拐杖,下巴枕在手背上,那双失去了光泽变得浑浊的眼睛通过敞开的大门凝视着远处的某个地方。

衰老怎么来得那么迅疾呢!

自从库德热离职后,他们就搬离了这里,迄今已有十年光景了。那个时候,这个老奶奶还是个成天忙于家务,手脚勤快利落的女人呢!谁能想到如今变成这样一个只能依靠拐杖挪动脚步,老态龙钟的老奶奶呢!脸还是那张脸,但只剩下一个轮廓了。脸上已经没有了曾经的红晕,已经变成了灰暗而且爬满皱纹的一张老脸。这就是无情的光阴啊!而自己的丈夫呢?十年前他又是什么样子呢?一个挺拔英俊的年轻人,如今膝盖也弯曲了,双鬓花白了,怎么会不老呢!她也把视线转到了老奶奶盯着看的朦朦胧胧的远方,眼前是一望无际的原野,那个野小子骑着枣红马准备去哪儿呢?……凌乱的思绪让她一时忘了坐在自己身边的老奶奶。

“孩子,你是谁啊?”这突如其来的话把她吓了一跳。

“奶奶,您不认识我了?”

“哎哟,孩子,”老人的嘴角抽搐了一下,眼角的皱纹也抖动起来,“好像有点印象。”

“我不是夏克依达吗?”

“夏克依达!……库德热队长的媳妇夏克依达?……”

“是啊!您难道忘了?”

老人朝前凑近身子说:“你看上去很憔悴啊!”夏克依达又不好说是因为肚子饿了才憔悴的,只好借口胃疼才勉强过了关。

“我在医院住了一个月,这才出院!”

“唉，孩子，健康的身体比什么都强啊，我就是膝盖不听使唤呀。如果失去了健康，你就会成为可怜的人！只能坐在家里。我的冬牧场呀，就是那间里屋，而这间呢，就是我的春牧场，而我的秋牧场则是这院子的大门。我现在呀，就像一峰嘴也豁了，鼻子也破了的老骆驼，在门口呆坐一天，回来倒下就睡觉。”

夏克依达本来应该庆幸自己的状况，但眼前的这种晦涩，也给她的心理罩上了一层阴影。总感觉前面有什么东西碍着自己，那是什么东西呢？仿佛她自己站在一个点的中央，而这个点的前后是延伸着的两条路线，一条路线大概已经留在了她的身后，就是那个骑着枣红走马的年轻人走过去路线吧。而她面前的这个老奶奶就是要将她带上险境的另一条路线。夏克依达怎么能拿面前这位一直操劳到六十多岁的老人和体弱多病的自己相提并论呢？老人不是说自己胃口不错吗？而自己已经萎缩了的胃脏，到了老奶奶这个年龄不知会变成什么样子！

不知道是因为寂寞，还是因为年纪大了，老人的话匣子一打开就合不上了。对她来说，夏克依达为什么会突然来到这个破败不堪的地方，仿佛并不重要。此时，这里是交通已经中断，没什么人光顾，不再辉煌了的乌什坤大队，即星星之火大队。老人本该问：“孩子，你怎么突然到我们这里来了？犹如被风吹着到处乱跑的蓬蓬草一般。”

“孩子，今年这儿发生了五十年不遇的洪灾，只要天一下雨，我的双膝就动弹不了了。我在家躺了好长时间，今天才走出家门！”

老奶奶还唠唠叨叨地说了好多具有社会意义和时代感的话题，以上这句有关大自然的话，是最不起眼的一句。正是因为这五十年不遇的洪灾把道路和桥梁都冲毁了，夏克依达才不得不绕了一个大圈来到这里。

当夏克依达喝了用牛奶稀释过的酸牛奶，刚刚回过神来时，门外响起了汽车的轰鸣声，让她吃了一惊。一个十三四岁的小女孩一边从夏克依达手里拿回空碗，一边轻声地说了一句：“汽车来了！”小女孩想给她再倒一碗酸牛奶，夏克依达连忙道谢，然后站起了身。幸运的是，还没说几句话，司机就同意捎上她。这时，老人也从屋里走了出来。

“把客人请进屋，让他喝点饮料吧，他一定口渴了！”老奶奶让司机进屋之后才将话题转到了库德热的身上，但是，问完问题，她好像也不需要答复似的，

只管自问自答。她就像一个手艺高超的裁缝，自己裁剪自己缝纫。“当官儿当惯的人，他的情况又能好到哪儿去？如今谁会管别人的事儿呢？……孩子们总是说，富起来了！这可能是真的吧！人们已经丰衣足食了！人是需要相互帮助的，我这个老家伙，有时还会想念公社那会儿呢，尽管当时肚子都吃不饱，但总是干脆利索地完成任务。那个时候，每天都有聚会，到处都是熙熙攘攘的人群。你再看看现在……”老人用拐杖那么一指，整个身子都晃了起来，“空空荡荡的，连条狗都拴不住！”

老人仿佛已经忘了自己曾经被戴上高帽子，被沿街批斗的事情。否则，可怜的老人怎么会说每天都开会呢，而那些会议又是些什么样的会议啊！

“当然会想念啊，想念得心都疼，一切都过去了，都过去了！”善良的老奶奶说着，眼里已经噙满泪水。夏克依达搀扶着她，坐到了门边的一块石头上。“但愿今天老毛病不要犯就好，那样的话，我会失去知觉，嚼烂自己的舌头。”

善解人意的夏克依达心想：老人的心脏可能有毛病。

“那我今天就不走了吧！”

“孩子，不要耽误了你的行程，不是每天都有汽车来的，你会久等的。就算有车来，你不付钱，他们也不会拉你的。你这个孩子真不错，你不用替我担心，老毛病了，没关系的，再说还有孩子们呢……那个……”她指了指从邻家院子走出来的胖男孩儿说，“是那个姑娘的弟弟，我的孙子，我的心肝宝贝，这两天正闹脾气呢！说是想养一匹小马驹，但是，他那几个哥哥哪儿会同意？他们呀，是拿着鸡毛当令箭了！真是越来越吝啬了。你看，昨天牧场里来了放映队，有马的都去看了，就他没有去成。”

“我也要走！”那个娇惯的小孙子用手指抠着车门，噘起嘴嘟囔着。老奶奶好像没有听见什么似的，继续着自己的话题：

“我的女儿啊！”她这一次没有叫她“孩子”，而是改用“女儿”，这样也许是因为刚才听见夏克依达的话之后感到了些许温暖吧，“库德热当队长的时候，只要牧场里放电影，不论男女老少他都会用汽车、拖拉机拉上去看电影，无论多晚都会送回家，当头儿就要这么当！俗话说：没财富的盖了房，没根基的当了官儿。现在啊，有的是滥竽充数的人啊。我们这里的干部是谁啊？又有谁见过他，听说是个毛孩子。你也知道，当时你还是个姑娘，在那边的山沟挖水

渠,人们在工地上插着红旗,争先恐后地进行劳动竞赛。库德热队长总会骑上那匹枣红马,从工地的这头到那头来来回回地飞奔巡视。那个时候,他就是我们的骄傲。哎呀!对他的那份尊重!听说现在的人根本不会把干部们放在眼里,这干部也不是什么人都能当的呀!”

“现在和那个时候不一样了,大妈。”夏克依达和藹地继续说道,“那个时候是集体经济,都是干部说了算,而现如今,草场和牲畜都分给了个人,每家每户都去找各自的牧场了。”

“你们太年轻了,什么都不知道。从前,人们也是这样各顾各地在自己的牧场营生的。如果说人们都不尊重干部的话,他们又为什么都对自己的赞格^①和乌库尔泰^②唯命是从呢?!依我看,是人们的眼睛变小了,心眼儿变坏了。总是说这家人富了,那家人富了,他们中间又有谁在整个夏天为人们提供过饮料呢?你们什么时候见过大地披绿的时候,有卖柯莫孜^③的哈萨克人呢?出卖洁白乳汁的人们能有什么凝聚力?”

司机从屋里出来说:“天色晚了,咱们上路吧!”如果不是他这么打断,也不知道愤怒的奶奶还能说出什么意想不到的话来。

“告诉库德热队长,立秋的时候让他来做客,吃一只羊,说说心里话。”说着她亲了亲弯着腰站在面前和自己告别的夏克依达的额头,“就说我想他了,想见见他,当年我们的生与死都是命中注定的,也与他连在一起。他当队长的时候,还是个年轻的小伙子,我听说他的鬓角都有白发了。如果我没有说错,他应该和我的次子同岁吧!……我想见见他!”老人又重复了一遍。

听着老奶奶的话,夏克依达的眼里已经盈满泪水,她小心翼翼地在老奶奶那双青筋暴突、枯瘦的手背上亲吻了一下,并说:“我会告诉他的,您一定要相信,他会来的!”汽车启动了,当夏克依达回头看时,看见两个孙子站在两边扶着手拄拐杖悲伤不已的老奶奶,夏克依达早已泪流满面。

光阴啊!不会给我们回头的机会!车开得很快,留在身后的人儿越来越

① 赞格:旧时官衔,相当于村长。

② 乌库尔泰:旧时官衔,相当于乡长。

③ 柯莫孜:经过发酵的马乳,是清凉爽口、营养丰富的饮料。